丹巖奏議 四

書契
箋
狀啓

[illegible]

文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七目錄

書啓
乙巳七月書啓
十二月書啓
丙午正月書啓
同月三度書啓
同月四度書啓
箋
謝許致仕仍頒御製箋
狀啓

湖西監賑時請募私賑人許除實職狀啓
奏尤甚被灾十六邑田稅米便宜停捧狀啓
請減捧麰麥還上勸民種木麥及還上難捧邑
代捧木麥狀啓
賑政別單
沿路聞見別單
按湖南時請減陳田等稅許民起墾狀啓
請加順天烈女鄭梅香旌襃狀啓
抄奏道内忠孝節義人[illegible]加襃賞狀啓
居留江都時請罷五牧場狀啓

請築堰船頭浦狀啓
奏船頭浦役處形止狀啓
奏船頭浦增築及諸般形止狀啓
奏船頭浦堰築訖役狀啓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七

書啓

乙巳七月書啓 値十五日○公四上劄乞免之後嵬殿望莫趨詣闕外散班 上連遣承旨敦諭勉以入叅未復責以分義

臣於去夜闕外之班伏奉 別諭之恩旨勉之以入叅祭班其所以俯軫賤臣之情曲無有餘蘊奉讀以來一字一淚臣雖頑如木石豈無感激興起之心而第 殿下之所教者臣子之情分也臣之所守者進退之大防也君臣以義合與父子異若或情勝而義輕則終歸於冒進耽榮而爲聖門之罪人臣爲是之

懼竟未祗承勤摯之　聖意撤班歸來有淚霑袖不
自意承宣之臣又此踵至奉宣　聖旨責勵罙勤倚
毗罙重臣是何人猥荷非常之　恩數一至於此哉
噫當此艱虞之日　聖心之虛佇不比尋常而臣乃
曠日違拒冥然不動此豈臣之所樂爲哉誠以職居
輔相欲伸大義而　聖志牢定微誠未格不得其職
則去經訓至嚴臣亦何敢自由而況向者庭啓之
批至今追思五內震慄爲人臣而使　君父不安至
此則其罪如何　殿下縱不欲卽加誅譴臣何敢復
立於朝自處以大臣而擧顔對郎吏哉至於偕來之

命惶隕尤切臣若有可出之端則何待聖敎之屢勤而乃反督迫如是或恐有歉於殿下待臣之禮而尤非賤臣之所敢當也

十二月書啓初四日○公七上乞免罰忽承躬臨之敎震悚待命因又黽勉赴召又連請討逆而皆不蒙允遂自是日上辭單

臣積瘁病作伴食罪大不得已引疾尋單庶冀矜許矣千萬意外近侍之臣來傳聖旨十行綸綍諄諄若慈父之詔稚子臣九頓莊誦感淚盈襟不知所以仰對也噫臣以身殉國不如辛丑諸大臣引義決退不如右揆及權惜遲回隱忍以至今日者只期更積

誠意反復開陳　聖心有感回之日大義有可伸之
時彝倫一明刑法得宜國勢有鞏固之休人心有鎭
服之望而使旣退之諸臣無不願立於朝聚精會神
同心協力則國事尚可爲也區區日夜之所祈祝唯
在於此矣今乃大失所圖無復一分可望則臣雖無
耻亦何忍獨居相職徒貪榮祿自丧素志重誤國事
哉　殿下以國事多艱鼎席殆空爲慮若許斥退不
肖之臣改卜賢德則國事可做鼎席可備此在　殿
下一轉移之間耳至於實錄摠裁　太廟修改事係
往役臣豈敢辭今若許遞相職則臣當竭力奔走唯

命是從此亦唯在 殿下之早賜處分而已且近侍偕來何等 異數而輒施於如臣庸陋尤不勝惶蹙之至臣雖無狀豈敢以 眷待之恩有所不足而敢萌乞退之計我臣之所守只是古人不能者止不可則去之義唯願 聖上俯賜諒察 亟收近侍偕來之 命以安賤分焉

丙午正月書啓 初二日

自臣引入之後累煩 勤諭凡幾遭矣或勉以國事或責以分義或諭以思想欲見之意丁寧懇惻愈往愈深於敵以下得此人情尚且感動況得之於 君

父乎臣雖無狀亦有秉彝豈獨無戀　君之心哉亦
豈無憂國之忱哉然且冥然頑然無計蠢動此豈臣
之所欲哉不意銀臺之臣又宣　批旨仍有偕來之
命臣誠惝怳震越莫知所以爲對也噫臣之有所守
之志　聖鑑旣已俯燭之矣經曰匹夫之志不可奪
匹夫之志何志也不過一義字而已旣守此義則雖
以雷霆之威有難壓撓聖人所謂不可奪者此也未
叅陪　祭情理悵缺未赴　太廟事體虧損臣亦豈
不知此而區區所守決不可放倒則皆有所不暇顧
者夫以臣子而敢違　君父之嚴命不顧朝家之大

體律以邦憲其罪當如何也席藁私次唯俟鈇鉞之遄加而已

同月三度書啓初三日

臣積逋 嚴命罪合萬殞惶隕縮伏恭竢誅譴矣乃於千萬夢寐之外 御札遽降承宣擎傳 玉手親裁 天香猶襲而縷縷誨諭責之以分義情理不知糞土賤臣何以得此於吾 君哉真古人所謂黃流注於瓦缶玉瓚盛以狗矢者也臣奉讀感泣不覺衣襟之盡濕也噫臣之必欲解免相職者豈敢以 殿下之所以眷禮者爲一毫有歉哉而 殿下不加俯

諒過施恩遇始爲史官之偕來已是曠絶之殊渥而終又以承宣代之始爲十行之綸綍已是眷顧之至意而終又以手札諭之從古人臣受此罔極之恩者有幾人哉使臣果有冒出之義則豈待恩竭而後始起哉只是上下不相契合而能做國事者古今所未有也今賤臣有固守之志殿下無改度之意而只爲感激恩數抗顔復出則是臣以退徼寵忘義冒耻之一鄙夫也臣雖萬被誅戮何忍爲此哉社壇太廟有事之日臣固願瞻望盛儀而只緣殿下終靳臣一遞不敢爲趨參之計無非臣

窮命使然尚復何言臣蒙此無前之　異數旣不得奉承則邦有常刑不可倖逭今方歸身司敗以待嚴誅

同月四度書啓

初四日○上聞公胥命又下別諭責以固執又曰愕然無語坐而忘寢仍而徹夜待卿欲爲面諭

臣之前後辜負萬殞難贖歸身司敗以俟勘處者實是分義道理之不得不爾而　聖度天大不忍加誅又勤　誨諭責之以固執噫固執二字在臣爲好題目臣固甘心自伏而臣之所負豈特固執之罪而已至於坐而忘寢之　敎尤極惶悚以么麼賤臣之故

致妨於　調攝之節至此臣尤死罪況此　面諭之
命在臣情理豈不欲奉承而一登殿陛便是出脚臣
何敢爲哉本職未遞之前無非臣待罪之日雖有勿
待命之　教亦不敢撤還私次只望遄伏刑章而
已同日備忘記噫前後批旨罄悉至意而緣予誠淺莫回卿心而今則固守金吾之門胥命至此予慙悳之極夫復何言噫卿之所執予豈不知而但予之靳允亦出於體　大行欽恤之意守小子初執之見如是而一向强勉非敬大臣之意且豈誠實底道理相職今姑勉副仲卿所守卿其安心勿待命仍即進
叅

箋

謝許致仕仍頒御製箋 癸丑正月十九日 公蒙許致仕二

月初六日請開謝　恩承　命入侍　上諭曰卿之爲國血誠人皆知之滿　朕無私則無愧古人矣仍以一封祇傳授乃　御筆親寫　御製絶句一首及下跋文也絶句曰休戚與共老大臣幾許江外處逡巡郎須莫曰只朝賀日夕惟夫同諭辰跋文曰卿之昆弟爲國血忱予素知者故前後已諭今者許休意有在而與逡巡江郊不若安居京邸且府夫人年高鄉居夙宵奚弛于心今則庶可仰慰　聖母陟降之心次慰小子恒日之問對問赴召　卿既面諭奉府夫人留京衛我凜然之　宗國公敬奉以出十一日進箋以謝

伏以丐桑榆之晩景旣循微情侈奎璧之新章更紆
異數傴僂前席銘篆中心伏念臣一片衷丹三朝
尸素與聞定策之末議每慚獨全猥陳辨誣之血忱
自甘再謫偏荷　聖恩之曲保猶愧樞秩之虛縻豈

料乞骸 準許之辰乃蒙握手勉留之 眷優閒自
適幸免老鳳蹲池之譏責望愈隆敢比猛虎在山之
勢屬當 天陛之晋謝復承 雲章之親頒首題廿
八字瓊琚勞 玉手之揮灑勉扶億萬年 宗社示
宸情之倚毗 殊褒亦及於先兄 眷念更軫於老
母 孝思不匱盖慰 聖后陟降之靈臣精已消恐
貽闔門幽明之累玆盖伏遇 主上殿下至明並日
大度侔天憐椒掖之至親不忍屛棄念廟堂之舊物
每加盡傷今玆所叨古未曾有臣敢不休戚與共死
生不移秉義明彝願有補於盛化竭忠報國竊自期

於餘年

狀啓我東公家文牒皆用薛弘儒吏讀法或作釋音讀或作吐音讀所以宛轉成說便於導達旨意也然而文與釋吐相錯稍欠簡整今就諸狀中用吏讀處一皆別以畫間而釋音者連書吐音者雙書以表之

湖西監賑時請募私賑人許除實職狀啓肅廟戊寅

正月以監賑御史下湖西二月二十七日上此啓

上年本道年事之大無最酷於諸道朝家非不各別軫念是白乎矣移轉劃給之穀其數無多各邑所捧糴穀舉皆零星飢民接濟萬無其路是白乎等以臣於在京時以此就議於廟堂以爲既無公穀則勢將專靠於私

賑私賑着實全活衆多者許除實職事及曾前私賑
人不願受影職者使之還收更爲勸諭今年若又私
賑則許除實職以廣願募之路云則大臣亦以爲然
是白去乙其後登對時以此陳達私賑人實職除授事旣
已蒙 允是白遣曾前私賑人影職還收事亦令廟堂
禀處是白乎等以臣於下來後以此各別勸諭則人多興
起或賣田土或出餘儲私賑之類其數頗多曾前私
賑人不願影職之類其數不過數三而其中公州影
職同知崔順募段今年則初無私賑之意自聞臣言
之後今方着實私賑是白去乙臣分付各邑使之劃給一

面或一里畢賑後着實與否饑死有無一一從實牒報[亦爲白有如乎]卽接賑恤廳關文則兩大臣陳達榻前並爲防塞而至有私賑比納粟虛蹟不可許通仕路之語此類若聞此報必皆解體無不中輟其在賑政極爲渴悶[叱分不喩]且以事理言之[是白良置]畢是私賑隣里濟活多人則其爲人亦豈下於奔走干謁請囑得職之類乎朝家雖以眞僞難覈爲慮[是白乎乃]臣今方廣加廉問以辨眞僞日後如有虛實混淆之事則臣當伏其罪[是白去乎]此事不可不急速變通明白指揮[是白乎旀]卽今生穀之道猶有空名帖一事不無願募之人[是白乎矣]常

漢輦必欲得見帖文而後納穀是白乎等以監司臣任弘
望頃以請得帖文事馳啓是如爲白乎矣各邑捧成冊齊報
後自監營馳啓之際自致遲延以此當初願募者或
有還爲不願之人是白去乎通政帖一千張察訪帖五百
張依前日定奪卽爲成送於臣則以此募得取補賑
資是白如可畢賑後如有所餘則還送該曹以爲交周之
地似合事宜是白乎等以緣由幷以馳啓爲白卧乎事備局回啓許施

奏尤甚被灾十六邑田稅米便宜停捧狀啓同日

臣於本月初七日自公州離發歷燕歧全義溫陽牙
山新昌禮山大興青陽定山洪州德山沔川唐津瑞

山泰安海美結城保寧等邑道內被災尤甚之尤甚處幾盡巡審而大槩所經田野極目荒廢前秋掛鎌之處不過十之一二看來極爲愁惨是白遣卽今民間形勢遑遑汲汲日夜望哺而各邑賑資擧皆不敷是白如乎等飢民分等抄出鱗次分賑是白乎矣流丐他鄉之類得聞本道設賑之奇無不還集飢民日增而賑穀甚少如天安新昌等邑則一二次分給倉儲已垂罄矣前頭接濟萬無其策言念及此焦迫罔措是白乎於臣於前日狀啓中田稅米退捧之請蓋爲窮民辦米之難是白遣田稅太換納之請蓋爲賑資補用之地是白如乎及

見備局關文太則許以換納而米則不許退捧是白乎所臣固知經費匱竭出於不得已之計是白乎矣湖西事勢苟有一分備納之路則當初何敢以惟正之供徑請退捧乎蓋上年沓穀全不成實民生之保有今日者只賴田穀之稍熟而近日則田穀亦盡只以豆葉及野菜僅延縷喘朝夕炊飯之家百無一二假令剝膚椎髓而督迫之租稅從何而出乎以此民人輩十百爲羣處處號訴於臣曰朝家若收捧米之令則雖無賑給之擧固將甘心餓死而感泣於地下是如爲白卧乎所觀其情勢誠極愍惻是白去乎臣竊嘗反復思之與其因

繫鞭扑而終不能捧徒令濱死之民流移轉徙而塡
於溝壑不若速降停捧之令使斯民銜 恩感德
得安其所之爲愈此其利害較然明甚臣旣承或以
便宜之 聖敎則目見朝家行此徒害無益之擧有
不忍越視是白乎等以尤甚被灾是在天安稷山牙山平澤
溫陽新昌禮山德山沔川唐津瑞山泰安海美洪州
大興舒川等十六邑田稅米二千六百六十石零段
臣今方發關分付使之並爲停捧以待秋成仰體
聖上如傷之念俯慰疲氓困苦之情是白去乎臣非不知
擅行之必陷於大戾而然矯命之誅猶輕於賊民之

罷是白乎等以玆敢斷然行之恭俟有司之勘律緣由馳啓爲白卧乎事公當啓請本道稅太捧留補賑以湖南米折半代納狀中所謂稅太換納者是也

請減捧麰麥還上勸民種木麥及還上難捧邑代捧木麥狀啓五月二十七日

道内兩麥三四月間頗有豐登之望及其成熟之際雨水頻仍惡風連吹大被傷損舉皆枯死所收之數僅優於當初所播之種而自四月念後民人輩急於救死刈取青穗釃汁作粥故今則無不乏絶是白在如中其中山郡諸邑被灾尤酷如堤川永春等縣則多有全不掛鐮之處前頭民事極爲可慮是白去乎麰麥還上

舊年未捧者今若一時督捧則萬無徵出之路令廟
堂商確酌定預爲分付則孑遺餘民庶無逃散之弊
是白乎旀各穀中救荒無如木麥之最勝盖並其皮殼擣
碎作粥而播種最晩成熟最先雖有水旱不至全失
是白乎等以今年賑政時木麥儲置之邑則倍有其效若
令各邑多般措置勸民耕種則必將大有益於日後
不虞之備是白去乎各邑還上代捧時必以木麥代捧似
合事宜是白乎旀如清州忠州等糶麥還上數多難捧之
邑則許以糶麥還上數千石待秋成代捧木麥尤合
於節今便民之道亦令該廳禀處何如爲白乎乙喩此事

不係於臣之所管[是白乎矣]既承稍涉利民不憚頻煩之敎[是白乎等以]敢此煩禀[爲白乎旀]緣由幷以馳啓[爲白卧乎事]

賑政別單

洪川禦侮將軍梁以樟卽故孝子 贈察訪應洙之子 贈察訪以松之弟也以樟亦以孝行見稱於鄕中而周恤親戚濟活隣里又其素自勉者緦功之親同里而居有無相資飲食與同至於衣帶冠屨器皿等物亦爲隨時備給與己少無異同貧不能供祭者備祭需以助之貧不能償債者出穀物以償之婚姻喪葬之救助皆有定式隣里之貧乏者不待來求送

米周急而視其口數而爲之差等計其齒之又復如此乙亥以後賴此全活者不知其幾且此人或居公州公州之人亦多有蒙其澤者郡守崔錫恒今春劃給飢民使之私賑則以樟嫵於徽賞而不屑爲也兩邑人士數百餘人呈書于臣備陳行蹟臣亦細詢公議則皆是實狀是如爲白齊

槐山幼學尹樞丙丁兩年散數千石穀物以濟親戚隣里其私債之散在民間者其數不貲而聚衆焚券一不責報今年又依丙丁例出穀救人郡守尹謐劃給飢民二百三口强令私賑則樞力辭不獲二巡分

給之後卽稱病篤輟賑告謝官門私白賑活者數百人此人行誼之著聞雖不及於梁以樟迹其所爲不失士子自守之義誠爲可嘉是白齊

清安幼學金斗一素以孝友見稱於鄕中自丙子散穀濟人其功甚大今春縣監崔後徵割給飢民使之私賑則以徼賞爲嫌力辭不從私抄其所居一面飢民每一朔三次分給而或炊飯而饋之或給種而耕之雖他面他邑前後素昧之人聞風而告急則各隨其求而應之無一虛歸是如爲白去乙臣行關本縣問其所費幾何則本縣回牒內自官家無路的知是如爲白卧乎所

盖聞道内公論則穀物之多費雖不及於尹樞而其
制行之嘉可以相埒是如爲白齊
以上三人荒歲活人之功極爲可嘉而其處心制
行適異凡人不可與私賑之徼賞者比而同之是白
乎等以謹依搜訪人才例特爲論奏以爲調用之地
是白齊公又以私賑最著者德山幼學李慶昌寄川幼學趙碩輔懷德出身金振夏幼學盧世新
閑良趙汝興懷仁幼學李溥瑞山閑良鄭元碩清安出身延世堅文義私奴順奉時林川幼學趙休
徵韓山業武金萬恒出身李燦公州影職同知崔順募折衝李益明庇仁私奴李萬弼萬梧燕岐幼
學柳檻前參奉鄭道鳴等十八人列名論奏請加實職私奴則許令免賤其次二十九人又請從輕
重施賞凡私賑所活萬餘人○賑恤廳回啓皆許施

沿路聞見別單

卽今道内新經大饑民未奠居比如大病新蘇急於調保而調保之策無過於除䔍民瘼民瘼之最重者無過於隣族之侵徵民人之處處呼訴皆是事也盖一道身役及還上未收者逃故甚多各邑無他變通之策不得已侵徵其隣族隣族不能支而逃散則又侵其隣之隣族之族朝家爲此之慮曾有過十年者頉下之令而或以無可考文迹置而不論此輩之稱寃比前尤甚今春設賑時逃亡之類聞本邑設賑之奇太半還入其情似惡而實則可矜臣分付各邑許

錄於別成冊一體分給及賑之畢又皆還散盖仍留本土則秋來必有身役侵徵之患故也今秋年事雖或豐登積年還上身役及逃故者之代徵并其舊年未收而一併督納則饑饉餘生必不支保以故民有恒言必曰願不逢豐年誠可哀也臣意則若擇送京官與各邑守令眼同詳查取戶籍大帳及今年設賑時飢民成冊中無名者盡許蕩減今年新分給還上移轉外各項未收亦爲酌定變通則庶可爲收拾人心之一大助是白齊

備局回啓大槩當初成冊未必精詳則以此爲準蕩減既涉不當亦不無滋奸之端有難輕議○公於復命後更以此申奏筵中又復上疏力言而皆爲廟議所沮

各邑戊辰所創社倉穀物既非官穀又非私穀常時糶糴既不着實況值連年大侵徒擁虛簿皆是指徵無處秋來若欲收捧則勢將侵徵於隣族民甚稱寃是白乎旀臣意則上年捧上今年分給者此分待秋收捧輸入邑倉各年未捧一併蕩減社倉段永為革罷恐為救民之策是白齊回啓請令該廳參量變通

道内各邑守令些少月俸外無他措手之處而年凶以後又減其月俸石數衙中日用使客支供無以成樣守宰之能謹慎節約不為引用者盖寡甚者大同米及元會付還上穀推移貸用以致日後難處之患

其欲多備賑穀衙能上司者則或出大同米春則貿錢秋則貿穀或於年分時除出餘結收捧穀物稱以自備而報數于上司處事既涉不法人言又甚不美臣意則厚其月廩以養廉節然後猶有依前不法之事舉正其罪方合於朝家待士夫之道所减月俸並令復舊似爲合宜是白乎旀道内諸邑中稷山天安以路傍殘邑尤多難支之弊平澤月俸尤少而多有路傍策應之事故凡百極爲苟簡公州洪州則近來已成弊邑官庫蕩然將無以收拾此兩邑則月俸復舊之外别爲劃給一二年耗穀以爲蘇殘之地似宜是白齊

回啓請觀前頭年事更議處之
安興鎭設立時刱建一刹募入僧徒以爲守城之地
其意誠非偶然而其地僧徒生理絶難切無願居者
臣於巡到時見之則只有僧徒數人皆飢餓將死而
不得入於分賑成冊中僧將料米亦以年凶減去極
爲矜惻臣移文監營使以營穀量給僧將料以爲救
急之地[是白去乎]渠輩言若以若干穀物留置寺中依南
漢山城例使僧徒糶糴則募入者必多而亦可補於
軍餉[是如爲白去乎]臣曾見南漢各寺糶糴每年無未收畢
捧極爲着實依其言以僧通政嘉善帖十餘張許給

使之貿穀仍作軍餉令僧徒糶糴則似爲兩便是白齊
回啓許施
公州故金汝鐵壬辰之亂與先正臣趙憲同日殉節于錦山其子尙進時年十二號哭而奔收還父屍歛葬以禮每歲八月奠祭戰地鄉人至今稱其孝尙進之子文孚丙子之變隨本鎭營將黃博殉節于險川之戰三世忠孝誠可嘉歎而金汝鐵金文孚兩人事蹟俱在於兵曹戰亡案中云似當有褒旌之典令禮官稟旨擧行爲白齊
回啓請令該曹稟處

按湖南時請減陳田等稅許民起墾狀啓癸未正月

拜職四月辭朝翌年三月初九日上此啓

節到付羅州牧使李徵褀牒呈內今此 備忘記之下勸農節目關文來到奉讀再三感淚交下凡爲守令者孰不欲奉承 聖旨盡心竭力是乎旀況勸農節目無非急先之務一遵奉行之外有不敢容喙是乎矣第牧使愚意有不得不論禀者今之爲言者皆曰田野之不闢職由於民力之不贍耕牛之難得種子之難辦農糧之不足是如爲良置此雖必然之勢而牧使則以爲目今民力之不贍者官家別樣顧恤爲旀使隣里相助可也耕牛之難得牛禁至嚴之後牛賤價少民

間無耕牛者既罕則轉相借用不至於甚難是遣無種子者之農糧者自官家別樣顧恤則此亦可以變通是乎矣至於勸農一事官家雖十分敎諭是乎乃民之聽從杳然有難以威力驅策者試以羅州一境論之是良置陳廢處何限而除非膏腴之地則民憚於新起者何也南中大凡土饒之故雖近山瘠薄之處混入於二三等處居多以此之故土瘠稅饒民本以此爲病而且又有大段寃抑者民之無田土者有餘力者若起陳田則自官踏驗自其年徵稅土若甚薄則盡一年之所出而或不得輸其稅明年還爲陳廢是良置既

入於新起成冊則仍徵其稅此則事目中不許新陳
懸錄之故也以此之故雖量後仍陳不得懸頉至今
納稅者不知其幾百結流亡絶戶乍起乍陳者亦不
免年年徵稅而爲守令者莫能變通亦其勢然也今
若自朝家別爲變通則抑有小補於公稅而大利於
民事者卽今戶曹收租案付之外自今年爲始久遠
陳廢處及其他可以生穀之處許民起墾爲乎矣當其
徵稅也薄其租稅雖前量案入於高等田畓者是良置
以下下田畓改案別爲成冊明有事目則民必相率
而起耕猶恐不及還是本官踏驗時及敬差官摘奸時

雖或有地大卜小現捉者別樣寬恕勿罪則民亦無畏㥘之心若以開墾不陳廢爲務則此所當先而其於無田地貧民亦莫大之幸也牧使本來昔劳凡於農䢑民瘼百不曉一爲乎矣今於備忘記之下不勝感動欲以一得之愚仰裨承宣之意不避猥越敢此草草論報爲去乎道以叅商行下爲只爲牒呈是白置有亦近來勸農事目非不申明而卒無其效近山磽确之地沿海斥鹵之處率多陳廢之患細究其由則南中素稱土沃之故磽确斥鹵之處量田時或爲混入於二三等雖彈一年之所出未酬當歲之田役是白遣一年

起墾旋復陳廢則朝家不許今陳給灾之故又不免
白地徵稅是白乎等以無田之民雖欲起墾陳田而以此
恐㤼不敢生意是如爲白置今此羅州牧使李徵楫所報
實合事宜是白去乎今後則陳田起墾者特令減等收稅
是白遣起墾後還陳處亦令精查給灾則生穀之土可
以盡闢實合於勸農之道是白乎等以敢此馳啓爲白去乎令
廟堂稟處爲白只爲公在營時嚴立牛禁使各邑民間有牛馬者錄其毛角形色造給紙牌於
其主使於賣買時並傳其紙牌無牌而牽行者有罪其有指告者仍以其牛馬賞之自是盜牛馬者不得
售於屠市往往棄山谷街巷而走行之一年大有其效牛畜日蕃而價日賤貧民下戶率皆養牛今此啓
中羅州牒呈所謂牛禁至嚴之後牛賤價少者蓋謂是也其時大臣聞而善之遂達筵中請頒其法於諸

道一體行之而諸道皆不肯行及公去湖南其法亦廢

請加順天烈女鄭梅香旌褒狀啓六月二十日

節到付順天府使金德恒牒呈內本府居幼學安信基等三十人聯名上書據使題辭內可考文迹現納實跡詳察牒報以爲啓 聞之地事向題音[illegible]上書內

謹按本府北黃田里有鄭溭者故松江相公之兄沼之庶裔也溭有女名曰梅香年十九癸未八月使其女往山田摘綿花以來則女承命而往猝爲强暴者所劫女拒之甚力至於裂其耳咬其手相刃相鬭之際衣裳盡裂全體被傷仍得脫身而歸父適不在家

女具告其母且曰勢甚急未及持器置之田中而來
矣母往取器未還女謂其家人曰吾不幸遭此污辱
何面目見吾父生不如死遂潛入其室自縊而死其
母還則已無救矣噫淺是凡民也女則凡民之子也
生長草莽之中本無父兄之教未嘗聞禮義之爲何
物貞節之爲何事而卒遇强暴之辱乃能以義自防
視死如歸可見秉彜之天有不可誣而苟非姿性之
過人能保其天得者亦何能然乎若是者雖奉天寶
氏之貞節無以過也生等耳聞目見不勝欽歎玆敢
相率以來仰陳顚末(爲去聲)伏乞轉聞于朝以爲旌褒

之地爲只爲上書是置有亦實跡可考文書現納之意分付
於上書人等則上書人等所告內上項鄭湲之女梅
香節死之由可考文跡叚上年八月分爲强暴者元
日之汚辱卽自縊而死其時覆檢推覈文書尙今現
存明白無疑是乎旀是女之常時所行則旣非士族女
子生長村閭未有聞見而粤自兒時異於凡女家甚
貧窮而日夜紡績賣傭爲事孝養父母少無懈弛之
狀非但隣里之所共知一面之人亦無不知而又有
此非常之貞節是乎等以敢此進告是如爲卧乎所大槩府使到
任屬耳姑未詳聞民間物情而但聞此女貞節甚詳

是乎等以上書及各人等所告并以枚擧牒報爲去乎具由
啓聞事行下爲只爲牒呈是白置有亦正犯元日各別設機
捕捉之意嚴飭分付爲白在果上項鄭渙之女梅香以海
曲村氓之女其貞節如是卓異誠爲可嘉是白乎等以敢
此馳啓爲白去乎特爲褒旌以爲激勸之地事令該曹稟
處爲白只爲禮曹回啓請加旌褒賞允

抄奏道內忠孝節義人請加褒賞狀啓肌
道內忠孝節義表表可稱者十一人臣於今年春旣
已抄出啓聞爲白在果有褒奬行誼實爲礪世之急務而
遐鄉美行易致泯沒而無傳是白乎等以臣申飭列邑另

加採訪是白如乎謹就各邑所報者及臣聞見所及者又此別單抄啓爲白去乎分輕重褒賞以爲激礪頹俗之地事令該曹稟處爲白只爲春啓逸

靈巖故學生崔瀜事親至孝鷄初鳴必衣冠而省之廚供必親視徹食然後乃退當昏定枕席待入寢然後方適私室雖祁寒暑雨未嘗少懈奉承親意無所違咈母金氏癘疾三載晝夜不離側母久廢梳虱日滋瀜乃自膏髮著近母頭虱皆聞膏臭移來俟其盡移櫛而去之日日如是寢具垢穢卽備新以代而躬澣舊具人曰何不令婢爲之答曰

婢卽他人也澣濯之際如有一毫不屑之念是使
病親取怨於人也於吾心安乎且澣濯親服子之
職也何代人爲哉値雨雪則熾炭以燎而頻適之
如是者三載如一及喪哀毁逾禮故兵使崔慶會
爲本郡守時與漑義氣相許及壬辰倭亂崔爲義
兵將檄召漑漑念君親一體所在當致死但以老
父在堂無他兄弟不忍决其父勗送之曰 君父
蒙塵 社稷一髮而吾則老矣雖有敵愾之心亦
何能爲行矣無念我我有四孫一庶子可以替汝
養我同心殉國無負知己亦孝道也漑卽日哭辭

其父束裝就道觀者感淚及赴幕與主將約以同死謀猷籌畫動合將意一日告于主將曰賊勢猖獗死無日矣請歸訣老父慶會義而許之癸巳夏五月來見其父告以與主將共死之義臨歸以家事屬其子曰我今有去無歸所勉汝者惟孝友而已遂馳還幕府慶會動容嗟歎曰公乎公乎真不負吾所知公不負吾吾豈負公與子同死將有日矣我心誠樂如有所得溉遂作訣書于父子付其奴以歸奴歸傳主將所言如此遂於六月二十九日與主將同死於晉州事聞特令給復限其妻生

時二子興孝興悌有復讎志服闋收合義兵丁酉
之亂斬級居多事聞各授賞職漑之忠孝大節如
此足可矜式後人而事在遐裔遂至今泯沒未著
誠可歎惜是白齊○同郡幼學李曦故耽羅伯琉之
後裔壬辰殉節人僉正桂年之曾孫也居父憂以
善居喪稱孝養偏母竭其誠力田無立錐門無應
童而或耕或漁以供朝夕及溫凊之具出入必告
或見菓果先熟者不敢先嘗必取往供母或身自
乞貸負米百里之外今年春母患病甚危氣息奄
奄曦乃沐浴祝天願以身代過數日而果瘳時則

母年已百二歲矣○同郡金尚明以閭閻賤人能知孝養父母家甚貧寒而不顧身與妻子一心奉養衣食寒暖必適其宜值父母生日則資粧玩好之物無不極力求進以適其心時時設盃盤邀父母所嘗從遊者以娛之居常侍側未嘗有怍容有疾則憂形於色殆廢寢食凡可以療病者無不用極鄉里皆稱之

興陽故洪原縣監宋諶即丁酉殉國人義兵將訓鍊正 贈兵曹參議大立之子也八歲聞喪哀毁如禮及壯志在報仇遂事弓馬崇禎乙亥出宰洪

原值丙子亂以斥候將隨北兵使李流南兵使徐
佑申勤王行至楊根時適講和朝廷命追擊蒙古
兵北歸者監司閔聖徽遂與南北兵使三營將邀
擊于鐵嶺時中營將定平府使宣若海有病以宋
諶代之陣于鐵嶺遮截清人斬百餘級丁丑二月
十五日清人退至南山驛掩其不意前營將韓耆
英後營將裵命純戰没宋諶獨挺身當敵殊死戰
清人再三敗北而諸將皆擁兵不救諶語其卒曰
此虜辱我　至尊主辱臣死正在今日昔吾先人
死於丁酉亂年方四十八今吾年亦四十八父子

殉國復何恨焉今若逃避則不但負國亦是忘吾父也終日射虜角決指落復手劒奮擊斬殺無算力盡而死陪吏姜忠孝感而同死其時事蹟昭載南關誌戰時所着甲胄尚在其子孫家血痕宛然斑斕而國家褒賞猶至今闕焉實欠典也○同縣古邑居姜時昌妻韓召史年二十二庚午成婚三年而喪其夫能居喪如禮小祥後其母與兄憐其年少無子勸以他適日夜誘之而厲操罙堅至於叩地吁天矢死靡他服闋母與兄知不可以言語移將欲刼奪其志女乃温言應答以緩其心遂入

房適時不出家人恠之開門視之則已縊死矣○
同縣張命周孝友甚至其母年六十患癘幾危割
指灌血得甦今至七十九歲又與弟應周同室一
被衣食共之閭境稱之
弥山故吳國獻乃監司仁繼之嗣孫司諫梁思貴
之外孫也資俊而氣雅孝養兩親極其誠禮定省
不懈出入必告朝夕供奉躬自省視飲食必先進
而後方食造次顛沛一遵親意有病則夜不解帶
藥必先嘗焚香祝天請以身代連獲回春父母俱
享百年臨終叩頭流血至斷指以進獲甦少頃及

丁憂六載居廬歠粥哀毀過制平居語及亡親則
必流涕與兄弟友愛甚至嘗師事先正臣金長生
力學能文律身甚嚴接人甚恭士林皆推重之自
號漁隱輿地誌亦以至行見錄有子五人亦以孝
友稱特蒙賜米之典○同郡哨官朴泰元父病斷
指得甦三日母病亦斷指得甦至今生存常時奉
養甚備家雖貧而力供衣食務悅其意○同郡官
吏鄭雲達持身廉勤雖服役官府而略不侵民索
賂孝養老父力供甘旨温凊必謹友於兄弟逢値
凶歲竭誠救給賴以全活雖隣里之間見有貧窮

者亦往往賙之

礪山士人南溟翰事母至孝供奉溫凊無不殫誠承顔順志務盡其歡母病革思食雉而未得忽所養犬嚼一雉而來遂取以供母人以爲孝感所致及没哀毁送終如禮廬墓啜粥三年營凈掃一室與其子斗建日講經史以爲樂斗建亦孝子也奉親五十年怡愉承顔少無違忤定省溫凊一出於誠父病不脫冠帶至廢寢食病口所宜無不畢陳一日父忽思魚鱉而時値隆冬川凍不可得斗建卽往川邉上下求之一鱉適出沙際遂取以供之

及沒泣血三年不脫衰麻不離几筵服闋朝夕拜墓出入必告朔望必省掃未嘗以寒暑少廢養偏母一如事父母年九十而身亦已六十矣奉養諸節亦不以年老而少怠及母沒白首持喪一遵禮制祭奠無不躬行如是一年羸毀益深而執禮愈苦小祥後竟不勝喪而沒鄉黨莫不稱孝○同郡校生曹世慶自幼能知孝於父母人咸異之其父得病命絶世慶割指以進獲蘇三日養老母誠敬備至病則親自扶持之痛痒則親自抑搔之思食之物竭力致之冬月慮居處或冷達宵不寐左右

扶護務安其寢如是者愈久而愈不懈一村莫不
欽歎
高山士人具膺男在乙丑母病重氣窒幾屬纊膺
斫指出血以進乃甦遂轉聞于朝特蒙除職之
命後丁父憂喪祭一遵古禮啜粥哀毁以至終喪
窮居僻鄉隨分自安一室圖書澹然無累○同郡
士人具碩寬篤於孝友以善居喪稱兄弟同室兩
世同爨而人無間言嘗以孝友轉聞于朝兄弟三
人特蒙賜米之典○同郡林日永己巳歲其父得
病垂絶日永斷指以進俄頃而甦今至五年父尚

無恙飲食寒煖一一省察未嘗少怠鄉里爲之感
歎
金堤故士人安世老第二女第三女自幼有出天
之孝家甚貧菽水不繼而兩女俱以處子至誠供
養未嘗以勤勞色見於面去乙亥二月其母鄭氏
得病甚危兩女沐浴禱天病革垂絶第二女潛斫
左手長指灌血數匙而卽甦五月母又得惟疾第
二女已出嫁臨陂士人蔡僩而第三女獨侍疾夜
則焚香祝天請以身代一日母命絶渾舍奔遑女
令愼母驚動潛斫左手無名指灌其血得甦過三

朔而竟不救哭泣擗踊之狀人不忍見勺水不入
口數日澌毁骨立若不保朝夕因以成病服闋適
士人李聖錫纔周年産一男而遽以宿病没鄕黨
無不痛惜盖安氏素有家行其從祖取善以孝稱
從父世甲遇家廟火冒焰取主遂灼爛而死是其
流風餘韻所從來久矣○同郡士人李培昌有出
天之孝自幼已知事親之方就養凡節無異成人
嘗於庚午正月父病猝重沈綿七朔培昌焦泣廢
食奔走問藥遂至吸暑成病而猶自力侍疾不暫
離側夜不交睫日日嘗糞以察證又禱天願以身

代及病革垂絶自抱其父欲割指而無以索刀遂囓指出血灌之少甦一晝夜及喪限成服勺水不入口卒哭前强進糜粥從母意也其守墓也未明而上山及暮而歸廬晝夜號擗形毀骨立因而發疾雖呻痛之中衰絰不去身服闋養九旬偏母家甚貧而力供甘旨未嘗告乏且多兄弟同居一室友愛篤至人皆欽歎

高敞士人柳翊夏早喪父養繼母極孝朝夕侍側怡愉聲氣務悦其意家不甚豐而母意所欲用及所欲與者輒罄儲而進不計有無又必請其所與

母遘癘而没斂殯畢宗黨勸其移避而不從送終
守喪皆盡誠禮與兄弟友愛甚至有異母兩弟及
三妹至誠保護嫁娶及時田土臧獲與弟妹均分
成券謂其兩弟曰吾雖無此猶可自食爾等所受
無多何以爲生卽又捐自己券盡分而與之且以
承重田土借諸妹使食曰此乃宗物雖未永給限
吾生前而輪用之待吾死而還之吾子可也又以
祭田權給諸妹以裨生活從弟夫婦相繼而没躬
辦斂葬祭祀撫養諸孤恩若已出嘗有崔姓人貧
窮無依來寓隣舍及没衣衾棺槨躬自辦給且於

壬戌饑歲所自賑活不知其幾百人遠近至今稱頌

全州生員姜海遇性行醇謹孝友出天母病血指以療旣没三日水漿不入口逾月進糜粥未終制而又遇父喪哀毁逾節所居距家廟數馬場先塋三里餘每日晨起盥漱徒步謁廟不以雨雪而或廢每月三上墓省掃年至七十六而如一日不少懈○同邑禁衛保朴世宗常孝養老母今年二月母病革氣絶世宗斷無名指灌其血俄又繼斷旁指移時乃甦終至差完里人皆以爲至誠所感

一 井邑士人金錫三孝養兩親躬親鄙事以供甘旨或裸身入氷取魚以進之兩親皆有宿疾錫三竭力醫藥夜不解帶更深人静則雖值大寒必沐浴而禱天如是者至屢而家人皆不知也隣有老嫗適窺而知之每夜潜伺則連三載如一嫗遂言於人曰某兩班之病幾至不救而今倖向差必祈天之應也初琴瑟不和父母諭之曰是善事我卽順其意還復和合婢僕雖有過罵詈之聲一不出口所居村人無不敬愛雖頑悍者亦皆感動

二 臨陂士人康聖居處心醇謹行己有方父病氣絕

割股灌血得甦十日母病割指以救移時而甦遂延壽十六年又能善居喪葬祭如禮不脫衰絰

光陽新選裵夏慶母崔召史己巳歲其父遘癘毒絶崔斷左手第四指灌其血卽甦遂至延壽八年庚午其母病又斷指而不得救二次斷指丈夫之所難能而女子能爲之其亦奇矣

泰仁良人李致元去丙子歲父病疽一邉盡腐百藥無效致元遂吮瘡連二十日晝夜不止間出叩首禱天遂獲痊以終天年致元以無識愚氓誠孝如此極爲可嘉

光山鄉吏崔彦光養母甚孝當庚辛饑歲爲延母
壽出穀賑活數百餘户事聞特許免役其子世孝
亦以孝聞當丁卯饑歲又爲延母壽賑幾百户事
聞受實職僉知世孝之子雄傑等四人亦以孝聞
世孝之病兄弟四人爭先嘗糞以驗其證一月世
孝病甚氣窒雄傑等三人爭相斷指血淋漓交灌
於其口幸得少甦是夕世孝處置家事而絶盖其
祖子孫三代連出孝子實是古今所罕有者
茂長文弼成母病疽幾死弼成沐浴而吮之遂愈
四遭　國恤服練居憂無異親喪值庚辛饑歲私

備穀八十餘石納官賑民又值壬癸捐麰麥五十餘石以賑入

居留江都時請罷五牧場狀啓乙酉五月拜職六月辭朝丙戌

七月十七日上此啓

本府以彈丸一島民戶不過五千餘戶田結不過三千餘結而設置大營門作為保障之地凡百苟簡弊端甚多加之以境內牧場凡有六處以致生穀之土未盡墾居民無不貧殘阻飢他處流民亦無募入之路是白乎等以前輩多以為革罷牧場募民入耕實合於貴人賤畜之義是白如仁祖朝末年留守臣趙啓遠以

此陳達於榻前特許叅酌割給　先王朝以牧塲太窄又爲退築即今境内仁政吉祥兩面皆是其時割給募民之地是白在果其後又以盡罷牧塲之意前後守臣累次陳達而以　孝宗朝有鎭江馬多有才駿之教未嘗採施則鎭江牧塲段今不敢更爲提起是白在果其餘牧塲則即今形勢有不可不變通者敢此條陳爲白齊

臣於到任之後詳察牧塲利害則爲弊甚大塲馬踰越傷害禾穀其弊一也年年牧塲修築之役頗爲浩大其弊二也點馬時驅馬軍之役民不能堪其弊三也本府堂上郎廳中軍軍官月令檢律　長寧

殿祭奉逐日支供及往來使客行次支供上二衙祭祀時所用魚鮮本府前規專責於所屬島民島民以此逐日出債困獘日甚[是白在如中]所謂島民皆是場內牧子[是白乎等以]監牧官支供所用又責於此民而每年司僕寺上納馬衣八十立熟麻一百五十斤川椒二十斗海艾三百二十級皆使島民擔當而并其上納時情債而計之則所入當至三倍島民不能支堪逐年流散昔年數十戶居生之島今則只有三四戶而所謂三四戶亦將朝夕逃散逃散之後雖有牧場當使何人看護乎此則民獘之最甚切急者也且以馬

敨言之則即今監牧官鄭斯玄素以善相馬見稱是白乎等以臣詳問馬敨形止則斯玄言鎭江場則水草豐足正合養馬而即今現存之馬良種絶少此爲可欠是遣其他北一場煤音島注文島長峯島信島等五場段皆是石角嶢巖之地草木元不茂盛是白乎等以馬無所養犖皆瘦瘠即今現存之馬皆是體小駑鴑無一可用若罷五場專意鎭江則庶可着實是如爲白遣且以太僕事勢言之則本府各牧場一年所收穀物甚是零星是白乎等以監牧官廩料每以松家島所收穀物劃給是白如可今年段松家島移屬宮家監牧官廩料無他

出處此亦宜有變通是白遣臣竊意北一場煤音島注
文島長峯島信島五處牧場段盡爲革罷後養馬一
事專屬於鎭江場別求良種使之着實放牧以爲年
年封進之地爲白遣五處牧場中注文一島田場頗勝
募民入耕每年監牧官與本府監色眼同打量一依
本府民結例收稅以此計給監牧官一年廩料如有
所餘則啓聞會錄於本府軍餉爲白乎矣募民未及多入
收稅數少如有不足之患是白去等姑以本府會付穀許
貸徐待收稅數多之後以爲還充之地爲白遣注文一
島段編伍從軍之外本府雜役一切蠲免使之專一

應役於監牧官爲白遣其餘四場段皆是石田可耕之
土甚少是白在點庀庀加耕之地自鎭撫營次知收稅爲白
遣司僕寺年年所納各樣雜物段依本府民戶蠲免
雜役之例盡爲減除則馬政有着實之效島民解倒
懸之急太僕無廩料難繼之患彼此俱便無過於此
是白乎等以敢此論列馳啓爲白去乎令廟堂稟處爲白乎旀此事
若行則監牧官鄭斯玄限頭緖成就間姑爲仍任爲白
遣應行節目本府與本寺相議磨鍊後稟裁于廟堂
似爲合宜亦令廟堂參商指揮爲白只爲備局回啓大槩以爲所論利害
儘有條理而但久遠收場五處一時盡罷似涉重難
請令該寺稟處磨鍊節目而施行鄭斯玄仍任事有

久事體置之何
如傳曰允

請築堰船頭浦狀啓 同

本府船頭浦築堰之議其來已久而尚未始役前前
留守李頤命前留守李寅燁皆以此事論列啓聞或
以徐議處之判下或尚未覆啓 提白在點 茲事利害非臣
愚蒙所能料度 提白予知 到任以後聚集府中解事將校
及傍近村民累次商確則皆以爲必可築而以爲不
可者不過什一 是白置 不可者之言曰當築之處兩岸
雖不甚遠而其中最深處殆至六七丈六七丈之深
港固難塡塞且其去海口不滿十里而正當南邉大

洋若值東南風衝齧之時則必致潰決是如爲白遣可若
之言曰兩岸相距不過三百餘把而六七丈之深港
其廣不過四五把是遣潮落則可以徒涉填塞不至甚
難十里之外雖臨大海一枝島嶼橫遮於東南風濤
蕩齧之患亦不至大段是如爲白置是其可否得失雖難
容易斷定而若以從衆爲主則在所當築是白遣且以
築堰後便利論之則陽巖葛串兩墩之間不過三百
餘把而浦水阻斷之故其路迂廻遠至二十里今若
縮二十里而爲三百把則其在防守之策極爲便近
是白遣且良田千石之地以此公然荒廢今若盡爲開

墾築酌割給於各鎮堡作爲屯田之後永除每朔給
代之規則上而經費有減下而民食有裕一舉而數
利幷焉[是遣白]本府堀串之堰卽故相臣洪重普爲留
守時請得財力完築者而周遭之大倍於此地且當
東南風直衝之地[是白乎矣]一築之後民到于今蒙其利
以此觀之則此地在所必築[是白去乎]臣意今秋明春合
操特爲停止以本府及所屬各營軍兵皆令二日赴
役而習操時應下犒饋米計口[上下]以爲助糧之地
爲[遣白]赴役時兼爲點閱則軍政不至抛委民情亦必
樂從而大役可以始手[是白在果]但念如此莫大之役有

難一時了當今秋段爲先填塞最深處左右各出大水門使其水道變改然後明春可期完築是白在果設或未能完築此後段以本府軍丁可以從容畢役是白乎旀所入物力則今秋段自本府某條措當更觀其役處形勢必藉朝家顧助然後方可就緒則更爲啓聞計料是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卧乎事是年九月初五日公入京請對入侍復陳築堰便宜上特允所請

奏船頭浦役處形止狀啓九月二十二日

本府船頭浦築堰事既已定奪爲白乎等以今月十八日已爲始役爲白在果大凡築堰之役必須水門得地然後

可期完固[是如爲白置]今此役處左右邊水門基址皆有巖石鋪排地底可謂天作[是白乎旀]潮滿皆浦中最深處年前則深至六七把[是如爲白乎矣]今番則引繩投石而量之所減幾至二把浦水深淺變改無常固無足恠而且其水勢寬緩不至悍急庶有成就之望[是白齊]水門所入石子[叚]適於數馬場內得可用者今方連日浮出將爲曳運[是白乎等以]緣由馳啓[爲白卧乎事]

奏船頭浦增築及諸般形止狀啓[丁亥四月十一日]

本府船頭浦築堰之役前月二十四日旣已截流成堰頗似完固[是白乎矣]浦港之西數步許新築處少有罅

隙潮水進退時出入滲漏是如乎白今月初二日潮水大
至及其退也同滲漏處自然濃潰崩圮而潮水乘勢
穿鑿仍成小浦其長幾至二十餘把驚駭錯愕莫知
所爲卽又博詢於境內經事諸人則皆以爲丙申年
間堀串築堰時再次崩潰三次改築然後始得完固
至今蒙利如此大堰之初築卽完本自未易不可以
此遽爾自沮叱不喩今此崩潰之患不在於截水處而
在於平地不在於潮滿時而在於潮退時以此觀之
元非水勢悍衝之所致且待弦日可以改築是如爲白去乙
上弦是白在初八日始爲改築初十日更爲截水成堰

是白如乎此後一經大潮而若能無事則可保堅完是乎旀亦須增築土石高大其制然後可期永久完固是白乎等以今去望日大潮不遠圖境上下見方同心嘿禱而此月内完畢亦有未可必者是白在果大抵此堰不但役處浩大其所關係不輕而重則所當廣集衆思允可以爲日後完固地者無所不用其極以臣一人淺見終始獨當是白如可恐或有未盡之端是白遣畢役後堰内可耕之地遠近民人亦必有紛紜爭占之弊必須作爲節目啓下定奪然後可以援據遵行漸次開墾此亦非臣一人所可獨斷是白遣堰之東邊接於牧場自

前則牧場限以浦水無馬防之別設是白如乎自此以後
則前日浦水將作民田不可不別設馬防而農民入
接基址亦須定界許給然後民可居生而耕墾是白置
此亦非臣一人所可擅決是白去乎本府句管是白在備局
堂上曾經本府留守蓋嘗留意此役則必有所料度
區畫若使於今月念後一番下來與臣細審形止反
覆商確如有未盡處從便指揮節目及馬防等事亦
爲消詳熟講後啓下定奪則庶有實效是白去乎令廟堂
稟處爲白只爲 備局回啓大槩兵曹判書李寅燁今爲句管堂上使之進去與守臣商確稟定何如
傳曰允

奏船頭浦堰築訖役狀啓 五月二十一日

本府船頭浦堰役四月初十日更爲截水緣由既已馳啓 爲白有在果 其後連事繕築日漸完固今月二十日始爲畢役雖有 庳庳未盡處亦當於數日內無欠完畢 是白置 堰長三百五把東邊一百三十五把浦港水深處 段 土築廣三十把南北邊石築廣各五把合廣四十把高十把 是白遣 兩邊水淺處一百七十把 段 土築廣十一把南邊石築廣一把高三把東邊水門廣十五尺長二十尺西邊水門廣十三尺長十八尺上年九月始役閱九朔告訖 爲白乎矣 浦港水深處 段 每於

潮退後舉役而土性泥濘隨築隨蹲是白乎等以所費人
力比之水淺處不啻十倍前後所入役夫通計各營
及本府軍兵募軍烟軍則大率十一萬名一日赴役
是白乎旀所用役粮米二千石價布五十同鐵物七千餘
斤是白置米段以本營重記付流來劃給米上下爲白遣
木綿段以備局下送五十同盡數上下爲白遣鐵物段
亦以重記付流來舊儲取用爲白遣終始董役是白在都
廳嘉善大夫兪德基策應監官前主簿元次周牌將
折衝李珍折衝韓啓重折衝申孝東前萬戶方均前
別將具文恒花島別將朴有隣長串別將柳星瑞哨

官崔興壁等兩年勤苦晝夜奔忙終能成就大役是白
乎旀前後截水之時臣分授信地使之各自監董則人
皆務勝得以完就是白置諸論各人等勤勞則有倍於
上年城役時似當有別樣酬勞之典是白乎旀此後亦須
不住修築然後可以永久蒙利是白遣分田之事亦必
有一定之式然後可以援據遵行是白置此等節目及
牧場馬防等事兵曹判書李寅爀依啓下定奪下來
然後可以面議而尚不下來臣之交龜已迫勢當姑
待新留守到任後啓聞稟定之是白乎等以緣由并以馳啓
爲白去乎令廟堂稟處爲白只爲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七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八目錄

狀啓

再任江都時論奏海防狀啓
繼論海防便宜狀啓
按關西時查奏卓禮亮崔孝一事蹟狀啓
論奏西路軍制變通狀啓
論防守便宜狀啓

閔文忠公奏議卷之八

狀啓

再任江都時論奏海防狀啓 庚寅四月再除六月辭朝十月上此

啓

節到付備邊司關內沿海防守雖在平常無事之時所當十分嚴飭實合於有備無患之道況當此西邊有警之日尤不當玩愒度日凡係舟楫軍器城堞等事另加警惕盡心措置事搨前定奪各别奉審施行俾無如前因循踈緩之弊宜當向事關是白有亦置本府四面環海雖在平常無事之時防守等事所當十分惕

念是白乎矣自前朝家之於本府其所措置者只爲防邊
陸賊而於舟師等事專不留意到今朝家申飭之日
雖欲盡心奉行是白乎乃海防諸具旣難倉卒措辦舟楫
軍制亦難容易變通是白置臣謹當從容思量早晚上
京商確於廟堂稟定於榻前是白在果最是沿邊防守所
恃者只是墩臺而各墩守直軍不過二三人孤單踈
虞莫此爲甚是白乎等以自今爲始每墩臺各以附近民
人數十戶分屬之墩臺有砲聲則所屬村民無論男
女老幼一時奔入其墩同力防守而一墩放砲則各
墩次次應砲以達於營門自營門即爲發兵策應則

其在防守之道蔑不踈略是白乎等以此意詳細知委於
各其民人等處爲白遣自今月爲始每朔一次以此鍊
習以爲臨急得力之地何如爲白乎乙喻令廟堂卽速稟
處爲白只爲

繼論海防便宜狀啓十二月初三日

臣於昨者獲隨諸臣之後入侍前席所欲稟定者甚
多而　聖候方在調攝中支離奏達極爲惶恐是白乎等
以　只陳兩條而徑退敢以未畢之說列錄于後是白去乎
各條俱係緊重令廟堂卽速稟處俾無遲延等待之
弊爲白只爲

一臣以各墩臺應砲報警事馳啓矣伏見備局回啓則以爲惟當申定約束不必每朔鍊習以貽荒歲煩動之弊設有一次擧行前期報本司預先知委於隔海傍近之邑俾無民間驚擾之患云廟堂之意蓋以人心之驚擾爲慮是白在果凡事雖常時鍊習是白良置臨亂蒼黃之際未必能行是白去等況平時只申明約束而已則臨急必能遵行何可望也創設之日不可不前期知委使民明知且爲通報於隣邑砲聲所及之處是白在果旣設法之後必須間或不時放砲以視民人之奔赴與否有所勸懲然後可望

其臨亂得力若每每煩請於朝廷預定期日然後始行則事體恐涉煩瑣是白遣且墩底居民之暫時聞砲奔入有何煩動之弊乎本府境內民人處既己明白知委民皆各知信地是白置臣意則預定期日啓聞之後通告于隣邑及境內民人而因以此後當頻頻不時放砲不可驚動之意詳細知委一番擧行之後則或一朔一次或兩朔一次不時放砲以觀墩底民人之奔赴與否有所賞罰則似爲着實爲白齊

備局回啓許施

一沿海防守之策當以報警爲急是白置本府境諸島

羅列於海中其中末叱島在於黃海道境大洋之中自末叱島距甫音島五里自甫音島距西檢島十里自西檢島距茶法島十里自茶法島距席毛老島十里自席毛老島距本府三三巖墩十里賊船若自海西入犯則末叱島以上諸島次次報警然後自本府急急收聚軍兵可無不及之患而諸島相距皆至近砲聲可以相聞若於諸島各置瞭望將一員各給火砲二柄脫有賊警則自末叱島放砲諸島次次相應以達於三三巖墩臺則頃刻之間聲聞營門而賊在四十里外營門已可先知

而預備是白去乎依此舉行則候瞭之方庶幾精明是白
遣且常時本府各墩應砲時諸島亦次次相應以
及於末叱島以為鍊習之地然後臨亂庶可得力
是白齊 回啓 許施

一諸島既設瞭望將則不可不給料是白乎矣本府常時
需用極為苟簡又設無前料窠實無推移上下之
路是白去乎本府戊子年為始所買民田每年所捧稅
米殆至數百石以此上下何如 回啓 許施

一海州延坪島在於末叱島相望之地自末叱島相
距二十里許而延坪則西海大洋無所遮隔是白遣

末叱島則爲延坪所礙故賊入延坪然後末叱島
始知之是白去乎若自延坪先爲報警則賊在西海大
洋而本府已知之矣但末叱島之於延坪相距稍
遠砲聲不能相聞勢當烟火相應是白乎旀延坪距海
州本邑一日程是白遣在本府及喬桐則爲接隣之
地是白去乎若以延坪島移屬於本府或喬桐凡報警
之事嚴飭舉行則似爲着實是白置延坪島移屬便
否使本道巡撫使詳察地勢啓聞何如回啓許施
一本府所屬長峯注文兩島在於西南大海中舟艦
之自西來者由內洋則出於喬桐末叱島之間是白

遣自南來者由内洋則出於永宗信島之間是白遣若由外洋則毋論自西自南皆出於長峯注文之間是白乎旀此兩島係是海路要衝之地故自前有設鎭之議而至今未果是白在果臣熟察兩島形勢則地形可謂要衝而事勢有難設鎭是白置蓋必有人民然後可以設官置鎭而此兩島卽今見存人民皆不過五六戶其凋弊之至此蓋有由然矣兩島皆有牧場人民皆是牧子而司僕寺一年上納雜物其數夥然上納時人情雜費亦甚不貲是白遣監牧官日用饌物及凡百所需皆責於島民是白乎等以許

多應納之物煩不敢毛舉而大抵一年一戶所應之役不下錢文三四十兩民何以支堪乎牧子輩盡賣其折受田畓以應此役是白如可力盡則相與逃散卽今見存五六戶亦將不久渙散是白遣其折受田畓則皆爲陸民所占而陸民入島春夏耕耘及秋收穫之後載船出陸而不應島役不出數年諸島必將盡空而後已誠可寒心臣於丙戌年待罪本府時備陳此等事情請罷諸島牧場而司僕寺至今不爲覆啓是白在果臣意則此兩島牧場爲先革罷後差出別將各一人使之募入人民待數年安

集人民稍盛之後始爲設鎭或稱僉使或稱萬戶
俾盡防守警報之責則緩急庶可得力是白乎矣但牧
場革罷係是至難之事雖以鎭江場言之 聖意
斷然欲罷數年講確而終不得罷則島場之罷其
勢必難是白遣設令終能革罷變亂之作遲速難知
而罷場之議必須數年乃定其勢亦難等待是白乎㢱
無已則有一焉臣聞曾前江華監牧官以草芝萬
戶兼察云今亦依舊例鎭江場則使草芝萬戶兼
管爲白遣諸島牧場則差出注文別將使之兼管而
監牧官則革罷後凡島民一應雜役沒數蠲除司

僕上納之物如川椒海艾兩種土産外一切減除
爲白遣雖土産之物上納時皆自本府捧上移送本
寺俾無情債刁蹬之弊爲白乎旀草芝鎭萬戶則凡百
需用自有前套雖兼監牧官若有毫毛侵徵牧子
之事論以贓法爲白遣注文別將則以島中所收稅
穀優給廩料且給一二船隻使之漁採以備朝夕
饌物而如有島民處侵漁之端亦論以贓法以此
定式永久遵行則其於防守之策予惠之政可謂
兩得其宜是白齊回啓許施
一我國戰卒只是束伍軍而束伍軍皆疲殘無依

之類常時點閱亦多有逃避者至於軍裝服色舉
皆借着於他人脫有緩急則無以成行伍貌樣誠
極可慮是白如乎臣營所屬豐德府使李台佐論理牒
呈請於東伍軍中良人則自朝家盡給耗穀公私
賤則依壯道例許減其身貢使備軍裝服色亦爲白卧
乎所八路各邑束伍軍皆令依此施行則其勢誠難
廟堂必不許施是白在果但今日朝家之所慮者在於
沿海沿海邑束伍軍叱分許令給耗穀減身貢則廢
有克詰之義未知何如是白乎於李台佐欲爲修補軍
器而畿內至殘之邑無他物力請得宣惠廳會付

空日米而惠廳以無前例不許會減云臣營所屬
各邑置段依守禦摠戎所屬邑例軍器收補物力許
今以儲置米會減何如回啓以爲給耗減貢不可輕議而本府所在束伍則
特依永宗例減貢儲置米事請令本廳考例舉行
一各邑束伍軍今番築城赴役時見之則雖無闕額
而無非疲殘乞兒以此軍兵緩急何以得力耶臣
於今行聞金浦郡守金夢瑞之言則以爲束伍軍
朝充暮逃日事簽括而終難整頓蓋無論良賤有
根着壯實者皆入保人之役故束伍軍則不得已
以流丐遷徙之類充定其勢自然如此云臣曾經

水原府使水原則各軍門保人皆兼束伍之役疑白
置他邑何獨不然自今以後各邑束伍軍雖保人
皆令兼役俾成軍伍貌樣恐合於簡兵之政疑白去乎
設令三軍門保人不許充軍疑白良置他營門保人段
一併充定束伍似合事宜疑白乎旀各邑束伍軍常時
元無點閱試藝之事殊涉疎虞疑白置自今以後令
該邑守令每年春秋冬三次聚會試射放後各其
營將收聚書紙上送營門居首者論賞以爲激勸
之地何如回啓許施
一我國船政最爲虛疎江海往來之舟艦元無管束

之處脫有緩急雖欲轉運糧餉旣不知某地有某船則將何以措手乎水上往來船隻則臣待罪工曹參判時陳達搨前專屬工曹各衙門各軍門所屬船隻皆令納稅於工曹而兩西三南海洋往來之船隻無他屬處是白置臣竊念本府處於海門之咽喉來往船隻無不經由境內而自設鎭撫營之後衙門亦且尊重是白去乎凡賃載漁採船隻之往來海中其大容載五百石以上者皆令屬之本營非有本營公文則不許往來爲白遣無公文潛行者有所現發則嚴加懲治爲白遣公文成給之時每船收

稅木一匹或錢文三兩而魚場立船旣納魚稅者
減稅給公文如是定式作爲船案沿海各處某地
有某船無不詳錄則脫有事變可以得力而兼且
一營門物力庶有萬一之補是白去乎工曹納稅船及漕
船各邑鎭戰兵船濟州進上船段皆許減稅爲白齊
囘啓以爲近來大小船隻無不納稅於工曹或有無所屬而任自行止者依此定式爲宜
一戶曹賑恤廳三軍門所貸本府米多至累萬石而
無意還償曾因備局堂上陳達本府民人如有願
賣田畓者則折價報備局自備局分付各衙門以
所貸米代或錢或布上下買得作爲屯田則各衙

門所貸米可以漸次充償云有令廟堂禀處之
命矣今年年事凶荒境內民人所食軍餉無以備
納願賣田畓者極其紛紜是白乎等以依前留守朴權
所定奪以本府所在别餉米折價買取移充還上
爲白在果别餉米田畓價用下之數多過千石此亦可
慮依前日定奪各衙門各軍門依此數折價下送
之意分付何如回啓許施
按關西時查奏卓禮亮崔孝一事蹟狀啓癸巳六月
拜職八月辭朝十一月十七日上此啓
前監司臣俞集一在任時到付義州府尹李裕民牒

呈內 節 到付使關內 節 到付禮曹關內 節 啓下 教
今四月十三日 御容圖寫都監都提調以下引見
入侍時提調閔鎭遠所啓臣考閱本曹文書則年前
關西人車雲五上言于 駕前以爲渠之曾祖禮亮
當丙子亂後義州人崔孝一內附 天朝時與同志
士數十人合力資送與之相約曰君若入去中國與
天將合攻瀋陽則淸國必請兵於我而我國必發淸
壯兵吾與同志之士應募而去仍爲內應大事可圖
也禮亮則又爲偵探潛入瀋陽因鄭命壽發覺遂自
彼中急送人出來搜捕同謀監司鄭太和先期密通

於各人或有免禍者而死者亦至十餘人義州府尹
黃一晧亦以此事被禍禮亮則被禍於彼中其後朝
家恐其漏泄於彼中尚闕旌褒之典而今則黃一晧
旣蒙 贈職賜謚渠之曾祖亦宜蒙旌褒之典云而
本曹之然防啓以不入於前日本道監司啓聞中爲
言蓋以趙泰耉爲本道監司時搜訪前日戰亡諸人
啓請褒 贈而此人等不入其中故也然此人等則
旣非戰亡且其子孫殘斃不得來訴營門有不足恠
何可以此防塞蓋其事比他節義尤嘉且其被禍亦
憐其時事蹟或在於政院日記而必詳載於本道文

書令本道其時被禍各人姓名及前後事蹟詳査啓
聞以爲分等稟處之地何如　上曰依爲之事　傳
敎敎置是　傳敎內辭意奉審施行向事關是置有亦營門元
無如此文跡元告東雲五處固當推問而泛稱關西
人未知居在何處有難憑知本府崔孝一子孫處東
雲五所居處推問爲旀其時事蹟在於本府則詳細搜
出謄報事關是置有亦崔孝一事蹟府上文書流伊相考
則無一張可據之文是旀乎其矣族屬處雖有私記之
文是乃乎莫重上聞之事不可以其矣私文査報是累在
東雲五居住査問於崔孝一子孫崔台甫則龍川府

所居之人是如爲乎等以緣由牒報狀題送內移文龍川府

查問牒報事回送據查問于龍川府爲有如乎同府回牒

內上項東雲五處其時事蹟及被禍人姓名詳細搜

考則其矣所納事蹟中所謂京士大夫家乘中撮取

謄書云者雖曰私記而足以爲當時事實之左契是乎

旀所謂宣川邑誌段自是踏印官上之事蹟是如爲乎旀

被禍人中安克誠張超果是本府人而安克誠之孫

前僉使安永績所納私記係是三十年前陳蹟則足

爲可據之文是乎旀張超段雖無事蹟而被禍則的實

是如爲有向乎所上項東雲五及同時被禍是在安克誠之孫

安永績等俱居龍川皆有事蹟右人等時居龍川府
良中道以發關查問事牒報狀題辭內與車雲五一體
查問牒報事回送據稜文龍川府爲乎旀遲延緣由爲
先牒報爲臥乎味牒呈是白齊及臣到任後到付同府尹李
裕民牒呈內上項車雲五去秋監試入格上京故趁
未回報爲有如乎今纔下來孝一禮亮等事蹟私記現納
是如輸送爲有臥乎所此雖私記此外無他可考之文是乎等以
同私記及同時被禍人等子孫姓名幷以別紙謄書
上使爲白乎味爲等如牒呈是白有亦置崔孝一等事蹟必載於
其時狀啓謄錄是白乎矣戊子年營中失火之後久遠文

籍蕩然無餘是白遣 義州府段 其時文書無一見存者
是白乎矣 所謂宣川邑誌可爲憑考之端是白乎旀 私記中載
錄多有名卿文士之所撰有足徵信等是白乎以 同義州
府上送是白在 卓雲五等所納事蹟及同時被禍各人
姓名子孫所錄別單監封上送于該曹爲白去乎 上項卓
禮亮等當此勢憑陵之日擧國摧敗之餘能以草野
布衣明尊王攘夷之義懷旋乾轉坤之計其人偉矣
其志壯矣事雖不成而亦足暴於天下後世不可不
別加旌褒令該曹稟處爲白只爲 啓 中所謂崔台甫乃崔
孝一旁孫而非直孫也
義州報狀稱以孝一子孫者蓋失實也其後
朝家特命以台甫立爲孝一後使奉其祀

別單逸

原單雖見逸所其中所錄卽車雲五所納事蹟中宣川邑誌及士大夫家乘語也所謂士大夫家乘蓋是黃芝所家史也玆並取宣川誌及黃氏家史節畧附註以補其闕按宣川誌曰車禮亮自號思泉子孝友出天好讀春秋左氏傳自丁丑講和以後憤積有大志與其兄忠亮及其子孟胤陰求智勇奇士聞義州人崔孝一名與之交甚密歲托漁採密通

天朝一日語孝一曰君之智勇已聞中國若入

天朝必以君為將君與

天將率舟師擣瀋陽彼必請兵於我國而我國必發清北兵救之吾與同志士應募而去為君從中起大事可圖也孝一深然之遂托妻子於禮亮一夕航海而去禮亮繼入虜中探之後事泄於虜中虜遣細作於孝一甥張厚健偽傳孝一消息於厚健信之遂作書付之無所秘列書同謀人姓名而言其無恙事遂大露虜遂執禮亮因瀋陽獄卽遣清差及鄭命壽馳入義州捕厚健忠亮孟胤因之京獄與義州府尹黃一皓並害於南別宮外以厚健書中有黃府尹資送舅氏語也清差遂率禁府堂

上到灣上又殺其同謀自大豪車元轍等數十人

還到瀋陽殺禮亮禮亮臨死顧謂鄭命壽曰不早殺汝以至于此天乎冤哉實辛巳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鮮人見者無不雨泣 東宮聞之亦爲之泣下其友金敬白收瘞其尸還到宣川傳其衣招魂以葬因以食物給其妻孥亦義氣男子也元轍即禮亮從弟也勇力與孝一相伯仲及其被殺也推官愍之故設辭以問曰汝莫是元轍否元轍知其意答曰我自姓車不姓元也丈夫死則死耳我豈變姓偷生者乃大呼曰我是車禮亮之從弟車元轍也觀者莫不壯而悲之又按黃代家史曰崔孝一彎上大豪也膽力絕人長身環眼倜儻有大志早中武科漢陰李相公與語而奇之薦於當路稍遷至訓鍊判官已而有所不樂棄官歸甲子之亂勸府尹決策赴難遂以百騎立功鞍峴丁卯金人陷義州孝一走上西門樓揮大刀斫虜數十人金二王子佟介佛望而壯之使姜弘立持黃旗招之入陣弘立使隸虜將守義州孝一密撤椵島都督毛文龍約夾攻虜事泄跳還國內城結被擄灣人夜襲韓潤營斬順巖等數十級順巖即義州官奴藏匿潤俾投虜者也內子虜直犯京城游騎往來

以絕援兵府尹林慶業兵寡入保白馬城孝一說慶業出擊游騎於鴨江上大破之斬其貴將孝堯虎
明年和議成孝一鬱鬱不樂會芝所黃公尹義州察其有內附意壯之客遺百金唐布宣川人車禮
亮龍川人安克誠爲孝一備大舶載米百斛孝一慮無故亡命易致人疑且恐貽禍朝廷故受重杖
於兵使林慶業人莫之知也孝一乃揚言於衆曰丈夫辱矣何面目復齒鄉黨唯當滅影山谷與世
絕耳遂挈妻子匿禮亮家己卯八月孝一將發知其事者咸會禮亮家孝一語禮亮曰吾行當有出
師之日瀋陽情形可先探也君素善嘗貴正好結謀此非君不能任也嘗貴者椵島舊將素與禮亮
爲死生交時方被擄在瀋陽也又謂克誠曰我以舟師聲虜虜必徵所於我君勇而有智與同志士
應募臨戰從中而起天下事可圖也願諸君無洩也於是座皆嘘唏流涕或有爲詩而贈者孝一卽
席和之曰壯氣連天菀精忠貫日明男兒一擲淚不獨爲今行遂自彌串前洋全家浮海而去徑投
吳三桂三桂與語大悅署爲將領與謀事於是先聲藉藉入瀋中虜大驚疑募椵撻二人投孝一甥

張厚健家曰崔爺方領水軍東擊虜令我寄聲於
君中路爲虜所得幸脫身而來當從間道歸耳厚
健信之作書付之曰舅氏之行實籍黃府尹舅氏
既行朝廷咎府尹故不得已啓因某某人今已蒙
放矣又曰昨年龍胡執斥和臣金尚憲以歸國中
沸動唯望舅氏早成大事以活我宗族又日同志
之士皆無恙車禮亮已入瀋中矣其人得書徑走
瀋陽是歲虜遣兩傳氏及鄭命壽馳入我國遂逮
黃公及安克誠車忠亮車孟胤張厚健等十一人
于京獄並殺之於南別宮紅箭門外是日大風揚
沙天地陰晦還至灣上又殺車禮亮從弟元轍及
孝一族人自大豪等數十人歸至瀋陽執禮亮管
貴以竹簽刺十指嚴鞫殺之禮亮縅口不言但曰
遠殺我顧鄭命壽曰生不殺汝沒有恨矣孝一遂
無聲聞孝一之旁孫台甫記孝一事有日甲申流
賊李自成犯　皇京　天子殉于社稷時崔孝一
隨吳三桂屯寧遠衛三桂引清兵攻破自成自成
走死而清主登武英殿即位受百官賀下雜髮令
孝一獨不參賀不雜髮痛哭於崇禎　帝陵不食
十日死於林木之下三桂收瘞其尸爲文祭之

東宮邑從人朴士命在燕中目見而來傳之云〇
禮曹回啓大槩此人等不可不特加旌褒以慰忠
魂至於崔孝一其所樹立尤是卓犖有不可循例
旌褒伏惟上裁 上命一併褒贈而孝一則特
令變品 贈職官吉勿書清國年號崔孝一贈
戶曹參判車禮亮安克誠 贈兵曹參議餘皆
贈職
有差

論奏西路軍制變通狀啓 甲午二月初八日

前監司臣俞集一在任時上年四月到付備邊司關
內節啓下 教司別單內辛卯六月十三日啓下兵
曹參判尹趾仁上疏極論平安一道軍役偏重之端
戎政胡亂之弊仍陳變通之宜縷縷數千言趾仁既
經本道監司又受巡撫之任道內兵民利病宜所審

知而本道兵事中間規制或變廟堂難可遙度謄傳
原疏下送本道使道臣帥臣盡意講究逐條論難啓
聞然後從長稟處似爲得宜事入啓蒙允爲有置別
單內事意奉審施行爲乎矣原疏關後錄爲去乎道內兵
使處一體知委施行向事關是白置有等以及臣到任後與兵
使臣尹慤相對以疏內辭緣及覆講究則彼此意見
皆不外於原疏主意是白乎等以分付兵使使之逐條論
列牒報爲白有如乎節到付節度使尹慤牒呈內節到付
使關內今年四月到付備邊司關內兵曹參判尹趾
仁上疏極論平安一道軍役偏重之端戎政胡亂之

弊仍陳變通之宜縷縷數千言謄傳原疏下送本道使道臣帥臣盡意講究逐條論難啓聞亦鳥有置取考原疏則許多所論極其詳盡而所謂變通之策大抵有三一則立撥軍給價募立事也一則軍威軍直路各邑所在監兵營軍官及馬兵限其境責立事也一則兵營給保案革罷事也此事皆係兵營軍政道以新到之官略聞其弊端而不能詳悉其原委有難猝然論啓昨於面對時既已商論變通之策罪是在以兵使所見逐條論列牒報以爲商確啓聞之地宜當相考施行事關是置有亦原疏所論敢以淺見逐條論列于後

以備裁察爲(平)去道以從長善處爲(爲)只牒呈是(齊)白後錄
內原疏以爲關西軍兵所謂精抄卽他道所謂步兵
也所謂壯武隊卽他道所謂騎兵也他道騎步兵幷
其保人皆收身布而上番則減布此則元非戰卒本
道騎步兵則二匹身布與他道騎步兵同而仍爲戰
卒實兼他道束伍之役加以種種雜役又非他道之
比自上年始有減一匹之令實爲軍兵莫大之惠而
此不過爲一時慰悅而偏苦疾怨必將猶夫前日撮
其最苦者言之則十九站立撥每一站兵營所立之
馬三匹壯武隊替立之馬二匹而兵營馬則限以七

年限前致斃則使撥將備立故撥將輩慮其徑斃不用撥騎只令壯武隊馬二匹當五匹之役使不得暫息如是致斃者甚多或重價買得而一經撥役未免見棄或雇馬以立則十五日價乃爲十二三兩而未卽備給終至倍徵者又多有之勅行時軍威之軍定爲四都會宣川以北往待義州嘉山以北往待宣川順安以北往待嘉山中和以北往待順安回還之時一體行之而每當牌文之出來罔夜起送故勅行若或淹滯則留待灣上之軍或至五六日或七八日中間耗費有不可言撥役則若使沿路各邑不用壯武

隊擇其有根着者馬價雇價以餘布從優磨鍊使之
自募立撥如畿內各站則撥路必有實效矣軍威軍
則兩劾護行各百名若使沿路各邑以監營各邑軍
官之在本境者添補兵營軍不足者迎送護行盡一
境而止則聚待耗費之弊可以永除是如爲有臥乎所所謂
撥役段道內直路擺撥二十站內義州官門站段自
本府擔當而其餘十九站段立撥之役精抄壯武隊
戶首擔當劾使去來時四都會軍威軍每都會二百
名式上下兩巡一千六百名壯武隊戶首擔當是在如中
所謂精抄壯武隊皆是諸營將團束之正軍而臨急

赴戰者也科外立撥且責軍威之役其爲偏苦難堪之弊姑舍勿論脫有緩急使之從軍則將廢撥路事之疎漏莫此爲甚尋常悶慮乎是如因此關文其所變通之策晝思夜度實無善處之道而考閱前兵使李弘述在任時狀啓本草則精壯軍兵在前納布二匹之時則十九站立撥之軍通一年元數一千五百九十六名而直路列邑軍兵猶有不足之患抄定僻邑之軍乎是如一自減一匹之後加定一倍則今爲三千一百九十二名故仍以抄定僻邑僻邑軍卒不能自立賃價雇立之際難堪之弊有不可勝言乎乙仍立撥精

壯三千一百九十二名每名木一疋式收捧合六十
三同四十二疋內十二同八疋段買馬三十八疋十
九站帳每站二疋式加立而間五年改馬是遣四十五
同三十疋段每站每朔雇立軍五名式一朔合九十
五名通一年一千一百四十名每名給代木二疋式
上下是遣餘木六同四疋及立馬後次年馬價木十二
同八疋合木十八同十二疋段年年會錄於備局爲有
如可改馬當次之年十二同八疋乙良還給本營以爲改
馬之地爲乎旀馬三十八疋一年料米一百五十二石
太二百四十三石三斗及雇立軍料米每名一朔六

斗式通一年四百五十六石合料米六百八石太二
百四十三石三斗以直路列邑所在會付耗穀磨鍊
上下則雖有八百餘石耗穀上下之事而十八同十
二疋之木逐年會錄於備局則似無損益而軍兵可
無偏苦之弊撥路亦有着實之效依此變通則一舉
兩得是乎等以雇立軍既已募得成案使之輪番是遣清南
清壯各出都別將一人使之管領而同別將一依軍
門將官例計仕陞遷爲乎旀所謂勑使時四都會軍威
軍段每都會二百名式合爲八百名上下兩巡一千
六百名以列邑有馬壯武隊抄定而壯武隊元數三

千餘名內除其雜頉而抄定則亦未免遍及於僻邑
之軍于乙仍去來之間動經旬望此亦難堪等是乎以直路
列邑皆有閑良軍官只捧除番布一疋而一任閑遊
者其數皆不下數百罷其壯武隊軍威之役以各邑
軍官自備馬官門替把則在軍官雖曰新設一站軍
威元非巨役以此定式遵行則可除精壯軍難堪之
弊是如往復相議於巡營後壬辰十一月分校擧馳啓
爲有如乎備局回啓關文中軍威軍變通事段元無擧論
可否之事而立撥變通事精壯木一自減一疋之後
所捧零星不足爲不時緊急之需今若以此盡歸給

代之資則其在不虞之備又無容手之地勢難許給是去乎兩營軍官等不緊色目中別爲除出或更加募得如轉餉軍官例限以二三千名以爲立撥軍給代之木爲當是如爲有臥乎所本營既無不緊色目之可以除出者是乎等以前兵役在任時既已牒報爲有臥乎今若依朝令欲爲募得則當此闕丁難得之日二三千名又何以募得乎大槩一年十九站元定立撥精壯三千一百九十二名並減其身布是如乎在中除其立撥之役收捧身布雇軍給代則反有剩餘是乎矣顧乃以軍需之減縮有所持難則此特出於未詳本意之致更加商確

從速變通未知何如是乎旀 原疏又云監兵使巡歷時
輒並閒撥而通計日數則一年內不下四五朔是如爲有
乎所 玆事段 既是精壯軍兵自前應行之役故每當
巡歷之時以其有馬者二三名式間四五日交替立
番而行次過後卽爲撤罷是如爲在 此乃一時之役比之
十九站立撥實非大段叱分不喻 今若必欲變通則勢將
移責於民間此亦難便仍存舊規之外更無他道是乎
旀 原疏又云兵使巡操時各軍必先預待於營將所
而慮其闕點前期聚會動經旬望或至二十餘日將
官以下各項任掌並皆責供於軍兵酒肉如流故一

人所費少不下三四兩錢是白如乎爲有所兵使巡歷之時
清北列邑鎮堡軍兵毋論營將所屬各其邑鎮官門
聚待點視清南五營將所屬邑鎮團束軍兵各其營
將所在邑聚會操鍊自是朝家定式是白如乎毋於清南
出巡之時某月某日當到某營及期聚軍俾無裹粮
留滯之弊事定日傳令於諸營將是如白在自營將所分
付屬邑臨時聚會私操待候則似無動經累日之弊
是白乎矣兵使今番巡歷時詳察物情則諸營將所屬束
伍之軍既是朝令夕發之卒而闕額充補之際元不
擇定以流丐入作之類苟充代定爲白有如可及其聚軍之

時無處可尋發遣別差捉因隣族艱辛現出僅免闕點(乎乙仍)動經旬望之弊實由於此(等是以乎)自今以後更加申飭嚴立科條束伍軍兵別爲擇定之地(爲旀乎)聚軍之時將官色吏頭目輩或有責供於軍兵差窠之際又有收斂之弊(等是去)另加嚴禁隨現重治以懲來頭(爲旀乎)原疏又云列邑武士各有籍名之所稱爲訓鍊廳而所謂行首者專掌將官差出之權一窠之差輒受數十兩錢故新差將官者收斂於軍兵以應其求而自取其餘旗隊長之新差又稱禮錢收捧於隊下軍以應將官之求而亦取其餘既捧禮錢之後又

旼出新隊長而棒之靡有紀極是如爲有臥乎所玆事叚京外各軍門各廳皆惣稱以免新禮收斂軍卒朝家禁令非不嚴截而紀律解弛人心不淑外方奸徒不有禁令或奪牛馬或徵錢布恣意橫斂此實大可寒心是宜別樣嚴禁隨現論罪斷不饒貸爲乎旀原疏又云每當撥軍分排之時自兵營定額分付各邑則各邑色吏又從而操縱索賂是如爲有臥乎所精壯立撥之役若果變通而雇軍代立則此弊可不勞而自除是乎旀原疏又云軍役之偏重如是而既經簽丁視爲當行知其難免故猶可拘以軍制使之服習不幸兵營歇役

之募逐年加出色目近三十條旗牌爲名至爲十二目或納一疋木或納六斗米或納三斗米遂啓正軍謀頉之路貪緣鑽刺其路多端自各邑定役則輒移兵營歇役各邑尤而效之奸細之徒因而肆行壞亂無極或徒費賂物而終不得脫或得脫未幾而旋移他役或至有身役者輒充謀頉之代一人頉價少者五六十兩多者或過百兩以至於賣田賣家流離失所是盖由於給保案之滋奸生僞眩亂頭緒也所謂給保案即林慶業爲本道兵使時所刱其法毋論壯武隊精抄保人防軍就都案所付或以此劃送於彼

或以彼劃送於此謂之時役而換易無常此所以後來奸僞之日滋也若不從簡釐正雖年年巡撫一路軍政終必如前棼亂是如爲有臥乎所所謂兵營歇役段本營曾有軍官旗牌別武士武學等十餘色目而元數不過四千餘名是乎如前兵使在任時狀啓定奪刪其名號作爲左右守堞軍官兩色目以爲入則守堞出則野戰之地爲有在如中既罷其數多名號則今不當更論是乎旀所謂給保寨軍段道內諸色軍兵毋論備局兵營句管皆入軍案中而所謂軍案則只書定虜衛甲士別侍衛騎步兵而不書時役爲有在亦中以備局句

營言之是白良有精抄壯武隊兩色軍戶保是白乎旀兵營
所屬是白良有六房別鎭撫隨營牌知印主事醫生羅
將吹手箭匠甲匠銀匠錫匠木手等十餘色目戶保
而又有義州入送防軍是白乎所此等色目旣是朝家定
式則不可無區別之道而軍案中元無役名區別之
事多有掣肘之端乙仍于粤在百年前林慶業爲本道
兵使時刱成此案區別番次而從時役行之其來已
久叱分不喩備局句管精壯戶首則皆入於各營將團束
中兵營句管六房鎭撫知印等諸色軍戶首段皆是
營門使喚之軍入於本營團束以爲朝夕待變之亥

則其中或有老弱逃亡物故未及代定之類不可不擇其壯實保人相換陞降是乎矣軍案中既無名色不可付標乎乙仍今此給保案中良付標以正戶保是沙餘良他道兵水營雖無給保案皆有行役都案是如乎本營給保案則與他道之行役都案一般如或革罷給保案則不可無行役都案不然則改其軍案書其時役分排番次然後可無掣肘之弊是在果今若罷其累百年流來舊案而改作新案則其間亦不無奸僞生弊之端不如仍舊施行而陞降代頉之際自兵營惕念看檢之爲愈是如乎原疏又云騎步案中塡充元定戶保

之額而正軍則專減身役保人則收捧二疋之布而
兵營雜色目一併革罷歸之於騎步兵戶保之中則
雖有些少不便之端慰悅者多怨詛者少或可以行
之無弊(是如爲有臥乎所)泛論之則大意似好而細究事理
有所不然者本營處於直路要衝之地而兵使所領
之卒只是正案付軍兵戶首馬步兵六千餘名前後
受閫之人慮其軍卒之單弱勸募良家子枝名之以
左右守堞軍官親兵牙兵演別隊軍牢大旗手帳下
塘報軍大砲手作爲手下親兵而辛卯春間狀啓定
奪後募入之類並與正軍一體團束其數不過一萬

六千餘名僅成一軍之制逐朔排番輪回入番於營下常加鍊習技藝成熟緩急可恃是乎旀監兵營所屬雜色年年募入之故列邑良丁舉皆投入每於歲抄簽丁之時以致閑丁之難得是乎等以兵使到任後上年夏間往復相議於巡營後同募入之類以時存名數永爲定額而成出一案邑邑分置使不得加減是遣元額中如有逃故有頉則自該邑這這代定而良丁投屬之路一切防塞自巡營旣已成節目頒布列邑爲有等以本營段置依此定式遵行而旣與正軍統一成伍稍成頭緒是乙去未滿數載革其舊號一倂歸之於騎步

戶保之中則不但有顚倒錯亂之患必將有呼寃之弊姑令仍存俾無騷擾之弊以合事宜而正軍減布保人收布等事有難輕議(是乎旀)原疏又云安州所居精抄壯武隊不令屬之於營將自兵營別爲作隊則其數必近三千名而且曾經將官之得免軍役者甚多出身一體並爲團束(亦爲有臥乎所)所謂安州所在精抄壯武隊戶首只是三百餘名而當初營將設置之時精壯戶首則劃屬營將使之團束以爲朝夕待變之卒(是如乎)到今移屬兵營則營將決不成貌樣此亦難便而安州境內曾經軍官與出身(段)旣自本營已成

團束更無可論是乎旀原疏又云守堞之卒必令本官
從軍赴戰者外諸色保人校生公私賤兩班併編守
堞亦爲有臥乎所既有城池則守堞之卒不可不預先作隊
以備不虞是在如中道內藥城慈城皆有守堞軍區劃之
事而其他列邑諸山城曾無設置殊涉疎虞從軍赴
戰者外勿論保人校生公私賤兩班一從男丁案編
伍守堞誠甚得宜依此舉行何如事後錄及牒呈是白
齊追乎到付節度使尹慤牒呈內本道軍政變通事
條列牒報書目題送內後錄諸條所論不出於前兵
使區劃之外而卽今變通之策無他道理當爲依此

啓聞是白在給保案弊端如此則決不可仍存一從時役改成軍案似不可已是白旀撥馬馬鞍雜物責出於本官其勢似難此外無他措備之路是白喩乙更爲反覆商量牒報以爲啓聞之地向事題辭是置有亦罷給保案事段改作新案之際必不無弊端等是乎以前牒有所論列是乎矣此不過一時弊端若果善變則可以永除亂雜之弊是白乎旀撥馬馬鞍事段若使列邑措備則其勢似難是乎去同立撥精壯軍一年所納木六十三同四十二疋內雇立軍給代及馬價磨鍊後有餘木六同四疋是在如中問其市價則馬鞍一坐良中價錢七兩則足可以

貿得是如爲去乎以此磨鍊則合錢文二百六十六兩而木每同卽今市直折錢九十兩式合木二同四十八疋零是去乎立馬初年段以此木疋分送於直路列邑同馬鞍使之備上後令該邑隨毁隨補而次年段同餘木還爲會錄於備局則似或便好道以從長善處爲只爲爲等如牒呈是白有亦置今此疏內所陳係是道內軍兵之積年痼弊宜有一番變通之擧而所陳捄弊之策雖不可謂大更張亦可爲小變小益之歸不可不急速稟定施行以解西民倒懸之急是白乎等以謹與兵使臣尹懿及覆商榷論列馳啓爲白去乎今廟堂稟處爲白只爲

備局回啓大槩立撥精壯處收捧木疋買馬雇軍而料米太以耗穀上下餘木及次年馬價木會錄於軍備局都別將計仕陞還軍威軍之役使直路列邑閑良軍官自備馬往來諸山城守堞一從使男丁案編伍改成給保案撥站備給馬鞍等事並只依狀請施行兵使巡歷時軍兵聚待動經旬望及軍兵處責供收斂新差將官禮錢收捧之弊段常常嚴飭隨現痛懲之意回移何如 傳曰允

論防守便宜狀啓（前前監司李濟修築體城公因其成基修築女墻馬路將）

（臺軍鋪又以是歲六月條上此啓）

平壤府城池前後修築緣由旣已馳啓（爲白有在果）臣於城池一事不無區區愚見敢此條列于下（爲白去乎）令廟堂逐條商量稟旨指揮（爲白只爲）

一平壤府內城今已修築而內城外西南有中城中

城之外又有外城內城外東北隅有所謂牧丹峯
特立於百餘歩外此則府城來脉之主峯也登此
則俯瞰城中無有蔽障古人亦嘗以此爲慮有舊
築土城在內城東北隅乙密臺牧丹峯而形址宛
然蓋欲守此城則決不可捨置此峯於城外俾作
賊人窺覘之資是白乎等以跨越此峯尺量周圍則不
過爲五里許可以連接於內城是白乎旀內城南門外
又有一枝崗麓連亘數百歩高出城上此亦不可
不慮若修中城則所謂崗麓自當入於城內是白置
且城內周圍不過十六里而城內城外居民爲六

千戶遠近民人及附近各邑兵民亦皆臨急入城以十六里之城狹窄難容是白遣內城無井泉人汲江水脫有事變敵人和毒上流則城中必當渴死今若以中城通作一城則中城多井泉人不病渴是如本府人民等願修中城爲良結擧皆呼訴爲白乎所中城周圍爲十三里若皆以石修築則物力不逮其勢誠難是白在果旣有古人土築逶迤連亘今若仍舊以土修築則不至大煩民力其所致力者只是水門城門六七處而已磨以歲月不住擧役庶可完畢於數年之內是白齊

一前前監司李濟啓草中慈母山城所屬五邑移屬本城一欵極爲切當是白在果但念五邑移屬之後慈城守堞軍兵甚爲單弱此亦不可不慮依鐵瓮例慈山一邑民丁沒數作隊計堞排數如北路城丁軍之例而作隊後數猶不足是白去等附近是白在殷山一邑民兵亦爲一體作隊恐合待變之道是白齊

一慈母山城城堞門樓軍鋪如有頹圯處則使各其信地分授邑已擔當修築是白乎等以遠邑之民裹糧赴役其勢實難不得已優給雇價於城中人使之赴役則城中人利其雇價不爲堅築隨築隨毁此實

列邑最難堪之痼弊也臣待罪湖南時道內各山
城皆有此弊是白去乙 臣論理啓聞請以城中所儲軍
餉耗米[illegible]單修築而每一日役價以米一斗磨鍊
是白遣 修築處別爲標識三年內如有頹圮之患則
看役將校從重決棍當初雇立人勿給價更令修
築則廟堂覆啓許施自後民弊大省城堞完固是白
如乎 今此慈母山城修築事依此變通似合事宜是白
齊
一慈山之移邑於山城盖出於綢繆之慮是白乎矣 移邑
之後吏民不能支保將有流散之勢此誠不可不

慮是白置蓋城內狹隘絕無平坦之地居民萬無資生之路朝家以本邑耗穀限十年劃給吏隸奴婢使爲廩料故官屬輩以此聊生是白如可十年之限盡於上年是白乎等以今年爲始斗料永絕飢餓遑遑皆思逃避叱分不喩重以山路險峻虎豹甚繁境內民人之應役官家者百倍費力雖柴草之微運納極艱牛馬之顚斃相續是白遣晨夜路黑之時人不敢出行是白乎等以雖近村之民有事官府者動經二三日城中之人旣無生理故如遇村民之寄宿者徵索烟價不翅倍蓰以此村民亦無支持之勢臣於巡

到之時勿論城中外村民人等處處屯聚擁馬呼
訴願除此弊[爲良結]號泣哀乞[爲白乎所]舊邑在於城外
三十里許今若復移于此則山城凡事必多疎虞
決不可許[是白在果]本營東門外五里許有所謂舊慈
州基址云是麗朝設邑之處臣歷路親審則回抱
廣濶誠合邑居[是白遣]粮餉器械仍置城中府使仍
兼管城將則城中凡事亦無疎虞之患若令移邑
於此民必子來官舍移建之役可完於數月之內
即今變通之策無過於此[是白齊]備局回啓大槩平壤內城旣已修築
則守堞軍不可不添給而慈母城亦是西路重鎭本來邑殘民少設有添給邑及他餘屬邑守堞禦

敵必不成掠割彼與此其勢誠難更令道臣别求他策慈母城修築事條陳得宜依此施行慈州舊址移邑事雖日相距不遠已設之山城將作廢城有難施行傳曰允